



禅僧的生涯

〔日〕有马赖底 著
刘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禅僧的生涯

日 有马赖底 著
刘 建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僧的生涯/(日)有马赖底著;刘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ISBN 7-5004-2741-7

I. 禅… I. ①有…②刘… III. ①僧侣-生平事迹-中国 ②僧侣-生平事迹-日本 N. B94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727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丰华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139 千字 印数:1—4000 册

定价:12.00 元



[日] 有马赖底

1933年生于东京都。8岁得度。22岁时入京都相国寺僧堂，师事大津杨堂老师。曾任大本山相国寺派的学部部长，1995年就任临济宗相国寺派管长，至今兼任金阁寺、银阁寺住持，相国寺承天美术馆馆长，京都佛教会理事长等。著有《禅茶巡礼》（春秋社），《古寺巡礼京都相国寺》、《古寺巡礼京都金阁寺银阁寺》（淡交社），《简明茶席禅语1》、《简明茶席禅语2》（主妇之友社）等。

FFP1/03

前 言

人避免不了死亡。我从八岁成为九州某禅寺的小僧起，就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临终死亡。因此，面对临终死亡，一般能够比较客观的从容处之。同时，我也目睹了伴随着某人的故去，其家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变化。可以说，医生的职责与死者生前相关，而僧侣的职责则与生者死后相连。

日本佛教，很久以来就被批判为“殡葬佛教”、“法会佛教”。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切身地感到，参与人生结局之事，意义重大，并且认为这也是对佛教徒的一个重大考验。

我看到过，由于一个人的死亡，其遗属经过奋斗而繁荣发达的事例；同时也看到过，一个人人羡慕的大家族，一份齐心协力而富强兴盛起来的家业，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凄惨地衰落下去的事例，并且耳闻目睹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我还曾经参与商谈、斡旋诸如此类的家庭纠纷。但凡是涉及“物质”方面的纠纷，我一概不予过问；有关精神方面的烦恼，我则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商谈斡旋过程中，我从遗属口中了解不少故人的“隐私”，还从局外人的嘴里听到了很多遗属不知不晓的故人的“秘密”。

我每次对这些人都是说：“归根结底，我是无能为力的，要解决问题还是得靠你们自己。”然后又说：“如果对你有帮助的

话……”接着就引用记述古人对人生的语录，讲述各种禅僧的经历，请他们好好地参考。最后大都心满意足而归。

人生在世，必然要遇上死亡。面临父母、兄弟、朋友、孩子等死亡，必然要多少受到冲击。这时人们或是惊慌失措，或是冷静地对待处理。

人生一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此起彼伏，周而复始。但是如果认真地想一想，结果只不过是一两件事，归根结底，人生一世，只有“生与死”两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其他诸事都是梦幻不定。这在佛教叫做“生死事大”。在禅门，如果尚未究明生死之事，则不能算是个禅僧。这是禅僧一定要解决的问题，此外都是微末的事情。人究竟应当怎样生活？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禅的修行就是要弄明白这件事，禅者尽心竭力地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追究这个问题，一旦突破了这一关，就获得了大自在，成为真正自由之人。

我有幸目睹两位老师的临终。能亲眼看到这两位老师的迁化真是难得的因缘，令人感动。其中一位是相国寺第一百二十九世、第四代管长无为室山崎大耕老师，另一位就是我的本师、前管长大象窟天津樞堂老师。这二位禅师的迁化，都是与其各自不平凡的一生十分相适的。

大耕老师是昭和四十一年二月七日，九十二岁时迁化的。就像他豁达宽广的性格一样，仿佛安然沉睡而静静地迁化了。

先师大象老师于昭和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八十岁迁化。四月前后，有客来访，辞别之际，先师高声大笑地说：“老汉不久就要死了。”他的笑声相当快活，谁也不相信。“管长，您是说笑话吧！”大家一边说一边随之大笑，像往常一样。主治医生也说：“毫无异常，很健康。”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见状，老师则说：“我的事情我最知道。”听了老师这句话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老师已经知道自己行将入寂了，但现实里还在

放声大笑，简直令人不知所措。好像对于先师来说，“死”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看书、外出等一样，只是平平常常之事。在师父的日常生活中，体察不到一丝一毫死的影子。

五月十五日，完全像往常一样，吃了饭，但几次把饭粒弄洒了，我觉得有些异常，便和承真侍者扶持师父回寝室，请他躺下休息了。这时候，师父静静地合掌道：“啊！谢谢了。”话音落地就离世了。

此后，整整三天里连续处于睡眠状态，十八日午后二时二十二分脉搏停止。至今我还在想，这是禅僧典型的迁化。就是说完全没有“生”与“死”的界线，今天在这里迁化，大概明天又到哪里去接化众生去了，禅者的死就是这样。我不禁暗自对师父的无言教诲感到敬佩和自豪。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竟然毫无悲痛之感。

傍晚，师父的好友、东福寺管长林慧镜老师和南条大享师（现为山梨县惠林寺老师）一起赶来了。人去屋空，慧镜老师坐在没有人影的师父的枕头上，只说了一句：“哎，是个好人啊！……”就静静地合掌，起身走了。这种难以言表的豪爽的别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快出房间时，他拍了一下紧跟在身后的大享师肩膀说：“好生送送老爷子（师父）吧！”

这时，悲哀突然袭来，幸而周围没有人，我把手放在大享师的肩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是为什么，纵情地大哭起来。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再哭。我自从与骨肉亲人离别出世生活以来，没有碰上过一次与亲人的死别。母亲的死全然不知，父亲的死、弟弟的死也没有涌出过这种感情。至今我也认为没有比师父的迁化再重要的事情了。这一切说明，我还没有脱离“生死岸”，还没有获得“大自在”。

在师父迁化的一年以前，有人求他写字。他在一圆相中写了

“死无友”。当然，这不只是说不想死；本来，从不生不灭的角度来看，死的确是不存在的，不能死，怎么会有不想死呢？未来只能是永生的延续，这就是出家人必然的姿态。化作生，化作死都是为了济度众生。

师父说的就是这一点。从中我听到了师父在说：“死无友，不能死！”同时又听到师父放声大笑而言：“老汉不久就要死了。”虽然迁化而去，但虽死犹生，俨然而存。

自古以来，禅僧的临终，有的是坐脱，即坐禅而终；有的立亡，即站立而逝。甚至还有倒立着入寂之例。

我倒是想刨根问底儿，亲眼见识见识诸如此类的临终。

昭和五十五年（1980）六月二十五日，我参拜了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有缘的少林寺。少林寺位于中国河南省登封县西北约十三公里。因建于嵩岳太室山麓的五乳峰麓，树林茂盛的少室山山阴，所以称为少林寺。

该寺的简介书上介绍：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敕建少林寺，印度僧跋陀为该寺第一任寺主。后来孝明帝的孝昌三年（527）菩提达摩南来传禅。

当年伽蓝规模壮大，现在的山门、方丈、立雪亭、佛祖殿、毗卢阁、百亿殿、地藏堂等只是残留下来的一部分，而且相当荒废。我站立在因二祖慧可断臂而闻名的立雪亭前，深感释迦佛祖大恩无量。

传说达摩在这里前后六次被下了毒药，且有五次从毒杀中苏醒。

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偏重经、论的研究，达摩排斥历来学说，而鼓吹空无所得，重视实践的禅。因此，受到了当时学者的责难诽谤，菩提流支和光统律师二人图谋毒杀达摩。到第六次时，端坐而寂。据说是坐脱于一百五十岁，还有说是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十月五日示寂等说法。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熊耳山（今



达摩像

河南宜阳)，墓塔建于定林寺。

三年后的某日，北魏使者宋云，奉命经丝绸之路出使西域，归国途中，在葱岭看到达摩手提只履匆匆西去。宋云觉得奇怪便问：“大师到哪里去？”达摩答道：“回印度去。”宋云归国后，众门人开棺看验，里面只有独履一只。

不管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都非常喜欢。在做小僧的时候，每当听到师父们讲这个故事，我都为之心动。达摩是不灭之身，是永垂不朽的伟大人物。这是我做小僧时就怀有的理想和愿望。

目 录

前言	(1)
一、中国唐代——中国禅的飞跃发展	(1)
六祖慧能——“本来无一物”	(3)
马祖道一——“即心即佛”	(19)
百丈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27)
赵州从谗——“吃茶去”	(33)
临济义玄——“喝”	(44)
二、镰仓·室町时代——禅的传入与 禅文化	(51)
无准与圆尔——“首山竹篔”	(53)
虚堂与南浦——“日多之记”	(62)
无学祖元——日本临济禅的奠基者	(72)
高峰显日——无学祖元的法嗣	(79)
梦窗疎石——七朝敬仰的帝师	(87)
寂室元光——“空花结空子”	(97)
绝海中津——五山文学的巨匠	(102)

天章周文——日本水墨画之父	(111)
雪舟等杨——杰出的禅门画圣	(118)

三、江户·明治时代——禅的创新与

传承	(126)
泽庵宗彭——“梦”	(129)
盘珪永琢——“万事以不生而调”	(136)
道镜惠端——白隐慧鹤之师	(145)
梅庄显常——伊藤若冲之师	(153)
独园承珠——大无畏的禅者	(163)
 后记	 (171)

一、中国唐代

——中国禅的飞跃发展



六 祖 慧 能

——“本来无一物”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了弘扬和发展，其中当然也包括禅在内。但是印度禅是寻求解脱之禅，主张禅定。与此相对，由达摩传入中国的禅则强调见性（彻见自身本性，即悟道），不仅倡导坐禅冥想，还强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来实证成佛。

中国禅不仅超越了印度传统的冥想主义，还超越了单纯修行手段的印度式坐禅修行方式。中国禅以人性的自觉为中心命题，将印度佛教所主张的自我内观，转化为中国式的以现实、日常生活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

中国禅宗传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实际上已经基础、规模初具。弘忍提倡坐禅、劳务双修并行，而印度佛教教团对此是严格禁止的，因此，弘忍的说教和主张明显地超越了这一点。弘忍认为，既然世人的真性是平等、清净的，所谓低贱卑下的劳作，正是佛法修行之径。六祖慧能禅师（638—713）对此又进一步发展，通过自身的宗教体验验证了不是依靠坐禅冥想，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卧来修行成佛的理论。可以说中国禅的飞跃发展是始于六祖慧能的。

慧能生于中国南部广东省新兴县的新州，俗姓卢，所以后人亦称之为卢行者。三岁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少年时代家

境贫寒，生活困苦，靠卖柴、贩菜谋生，因而求学无门，不仅目不识丁，而且身材瘦小，相貌平平。

但是，这位相貌不扬的男子汉却是一位禅门才子。

某日，他照常去市上卖柴，路过一所民宅时偶然耳闻诵经之声，经文是《金刚经》中一节。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句入耳后，少年浑身上下、里里外外产生了强烈的感应。

这一节被视为《金刚经》的精髓，是说：“凡事须豁达自如，随遇而生心，所谓清净之心，即如随物而鸣，自由自在，这就是佛法本来的面目。”自五祖弘忍援用此经以后，《金刚经》就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了。

但是这个少年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偶然闻之，就以其惊人的感受性接受下来，并且立即寻问何处可以学习此经。后来听说黄梅山弘忍禅师门下可以参禅问学，于是少年就萌发了出家的志向。

虽有出家之志，但又不忍撇下老母，只身而去，所以他拼命劳作，为年迈的母亲积攒日后独自生活费用，同时开始亲近当地智远和尚，参学佛法。

到了二十四岁，在智远的劝诲下，终于立志出家，投身佛门。

蕲州东山东禅院就是闻名于世的东山法门，有缘投身平素向往已久的五祖弘忍大师门下，使他兴奋异常。

五祖一见这个远道而来的青年，劈头就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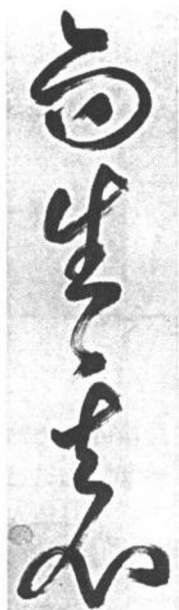
“你从何处，为何而来？”

“我是岭南（广东省北部地方）的庶民百姓，拜您为师是为了成佛，别无所求。”

五祖觉得他脱俗不凡，于是又问：

“岭南卑贱的山猿，居然还想要成佛。”

卢青年随即答道：



梦窗疎石的墨迹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鹿苑寺藏品

“人固有东西，佛性无南北。”

五祖闻言，觉得这个青年就是自己多年来寻求的慧才，便应允他留下来，并将他领到舂米小屋。此后，受命舂米的卢青年专心致志，日复一日，劳作不息。

当时，五祖门下聚集了七八百修行者，修行之艰苦，倾轧、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见，他被众僧称为卢行者，所谓行者，是指与在家信佛毫无二致的修行者。由于他瘦小体轻，所以终日在腰间系着块石头舂米。慧能早年舂米修行的模样，常被后人

入画。

八个月后的某一天，五祖自感生命的余日不多了，要挑选嗣法的六祖。挑选的方法，是让门下七百余弟子将各自修行所悟的“境界”成偈示众，依此决定法嗣。

偈，是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宗教内容。中国佛教的这个传统也传入日本，将禅僧的数句或一句偈书成字画装裱悬挂起来，成为流行于室町时代的室内装饰。后来，日本的房屋建筑受中国禅院建筑式样影响，客厅中出现了专门用于挂画和陈设花瓶等装饰的所谓“床间”（壁龛）以后，这种挂轴字画发展迅速，此外，“茶

室”建筑成立、发展以后，禅僧的字画被视为至宝。

且说五祖的旨意下达后，有志者纷纷苦思极虑作偈示众，其中最优秀的是寺内首座、名为神秀的高徒，众僧都认为他是六祖的当然人选。他作的偈也被张贴到了墙上：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净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偈的大意是说，每个人的身心本来都是清清净净的，是沾染了烦恼的尘埃而踏入光怪陆离的世界。所以必须要常常拂拭身心的污秽。神秀继承了五祖的法统之后，曾被唐则天武后召请入朝讲经说法。此外，中宗即位后厚礼相待，睿宗也对之备加尊崇，世人称之为三帝国师。神秀的学说和宗旨主要流传于长安、洛阳两京及长江北部广大地区，故被称为北宗禅，曾盛极一时。但是北宗禅宗旨残留着一些印度佛教风习，不太适应中国国情，因此传流数代后就销声匿迹了。

且说神秀的偈发表后，人们都以为他将会嗣法而为六祖，寺内僧众，甚至小和尚也唱诵起他的偈来。卢行者听到小和尚哼唱的偈语，不以为然，于是也口唱一偈，并求人书于纸上。偈云：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其中“本来无一物”是具有代表性的名句，大意是说，世上